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四十五目錄

浙江嘉興府二

鄭曉

項錫

屠應峻

陸邶

沈謚

馮汝弼

子敏劭

錢薇

包節

孫植

錢萱

陸愈

卜大同

陸光祖

周崑

韓弼

卜大順

沈啓原

王愛

陸光祚

張應治

馮敏功

沈懋孝

陸萬垓

馬應圖

陳泰來

錢夢得

沈丞

陳于王

毛應銓

沈道原

賀燦然

陸典

魏廷相

崔永

檀郁

周玄真

補遺

殷原善

朱侃

常士昌

附常麟

劉侃

施奇

劉泰

許盛

沈祭

梅江

任泰

陸遠

馮俊

附孫伯禎伯禮

鄭履淳

項篤壽

鄒國儒

沈思孝

黃洪憲

附子承玄

馮夢禎

朱廷益

胡士奇

戈用泰

附俞南金馬千乘

包鴻達

附陳萬言

馬德澧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四十五

浙江嘉興府二

鄭曉

鄭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少有異質年甫十歲父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夙知其名竟不一

謁等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千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調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抗上市

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至和
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
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
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
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
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
塲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
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
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
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

患分宜以舊忿抑之僅擬賚予加俸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其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因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乃詔楊還本兵曉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旣又謂

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璉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蜚語中之而曉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落職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于履淳等訟誣於朝詔復其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
歷尚寶丞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
辯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
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
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
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項錫

項錫字秉仁嘉興人幼英敏讀書輒善記時學憲祝
虛齋先生致仕居海上有幼女襄毅公造其廬求聘
焉且曰吾孫可教也遂學春秋於虛齋虛精研理與

而錫潛心師說時時靜坐深思發爲文辭俊雅親切
虛齋每喜項甥善學同業者亦自謂不及項生也正
德丙子以太學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
令建陽建陽閩劇邑稱難治錫恭儉愛人敦崇風教
臺臣交薦擢刑部主事究心法比傳以經義聲著西
曹戊子請告歸侍父叅政公養尋丁艱服除補刑部
福建司主事看詳諸司章奏吏曹有欲薦以自代者
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焉甲午改尚寶司丞久
之首少卿尋晉南京鴻臚寺卿居三載晉南京光祿
寺卿光祿職內羞羣瑞穴奸藪蠹莫可稽省稍欲剪

剔衆口輒相巖時宰適不悅坐免歸初拜命卽欲乞骸朋游交沮非其志也得謝卽築室郊墟榜其堂曰歸來傍水丘林壑間多植花樹時肩輿小艇惟意往來風清氣和則數從賓朋歡飲歌嘯連日夜不厭人以爲得止足之樂焉嘉靖癸丑閏三月以痰疾卒距生六十有四

屠應竣

屠應竣字文升平湖人嘉靖丙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

官竣拜刑部主事以才望署本科參核明允平反者甚衆歲季秋囚當決者已三覆奏矣上疏請緩死

上覽奏如所擬得全活者二十餘人戊子之歲命京官主各省試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屬其三子者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故岩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苟徇私請將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母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大臣怒曰屠主事侮子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內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庚寅調儀制主事辛卯進員外郎壬

辰陞儀制郎中時 上定禮樂肇建郊祠咸與有勞
焉癸巳改翰林院修撰仍五品服上疏辭免尋乞歸
省乙未奉命校 累朝及 皇考寶訓實錄丙申

訓錄成賜白金文綺侍宴謹身殿陞侍讀經筵 皇
太子生詔使河南諸藩諸藩王所錫賚秋毫無所受
戊戌同考會試秋主考武舉時稱得人是歲交阯不
靖詔諸公卿會推才猷言語冠世者徃諭之廷舉吏
部侍郎茶陵張公暨屠公或謂險遠奮然而起曰臣
無橫草之功幸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德
揚聲萬里外不亦偉乎頃之竟罷遣使云巳亥陞春

坊右諭德時春宮初建慎簡僚采而諸臣幸有渥恩
覬爲官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槩論諸宮僚竣
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免有 旨
獨留竣或謂之曰 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
必得近幸喟然曰臣蒙恩待以不誅雖捐軀暴骸無
以自効廼欲乘機徼進邪素修謹橫被口語頗懷不
平且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歸而疾作竟不起簡
伉儻不事家人生產耻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振
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焚券待昆弟尤厚
煦煦無宿怨也所交皆當世名士篤於友誼雅好文

史雖疾甚不釋手爲文章奇宕有氣常希司馬子長
楊子雲之風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陸 邛

陸邛字秀卿嘉善人也慕理學以聖賢自期待篤行
誼重氣概爲文根本六經有關世教嘉靖丙戌登進
士初任南刑曹平反訟獄與大理丞相軋白尚書奏
請從邛議著爲令嘗作文贈同寅時嚴嵩爲禮侍見
而竒之屢謁邛拒不見嚴托人私詢其意邛曰此人
雖赫赫有時名實奸雄也嚴啣之歷任兵部武庫郎
先是掌武庫者掌諸司隸銀爭索贈以媚當道邛止

令解者賚原封交割清聲振一時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士民號攀載道沅江令以金爲贖邶拒之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爲皇木也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邶邶不辯人或諷之奏白邶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崇節儉寬逋賦省訟獄措牛種開荒田巡行列屬歲必再周歲饑邶竭倉庫設法賑貸活饑民數百萬頌聲四起時分宜柄政卿前事十年不調御史伊敏生巡歷至府邶供奉甚薄伊道入其衙惟老倉頭二人敝筐無鎖檢之惟殘書百帙布

衣數事而已特疏薦之時 世廟勵精圖治以吏乏
循良作青詞醮告是夕夢神語云本鄉有賢知府十
年不調何謂無良牧耶晨起閱伊疏大喜卽允陞京
堂伊以薦賢陞一級邶至都不謁嚴嚴遣其同年萬
姓者諷諭之邶曰受職天朝拜恩私第賢者猶不爲
况未受官而先謁權貴乎卒不往官亦不補滯京邸
三年草疏求還萬知之密報嚴遂有太僕少卿之推
尋晉正卿轉南光祿巡撫河南未幾乞歸卒之日戒
家人勿哭語之曰全生易全歸難當浮掃思慮以完
吾造化故物哭無益徒亂吾意耳子敷錫任柳州府

通判

沈謚

沈謚號石山浙江秀水人舉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叅議初讀陽明傳習錄有悟卽期執贄因陽明征思田未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拜中離薛子於京師歸而建書院於文湖祀陽明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春秋率諸生虔祀講學其中

馮汝弼

附子敏効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行人擢工科給事中劾巨璫張時數人下獄冢宰汪鋹特寵

而論者重譴弼列其罪鉞罷弼亦謫潛山丞潛山
舊無志弼成之執巡撫橫奴之騷擾驛遞者置於獄
論罪又禱於神出疑獄十餘人令常熟值水災先發
倉後報築華蕩等閘立法均田減耗數萬令餘干核
虛糧悉去之監司頒其式通省訊監七十人二人未
服監司促之何以二人難七十人弼曰二人惟二命
卒白之守太倉革供應富民歲祲部使督逋株連詒
之行悉縱之以逋稅論調時遷揚州同知不赴歸居
家好義贍族賑饑築塘修堰掩骸封塚種種惠澤鄉
人德之建懷德祠子二長敏功登嘉靖壬戌進士次

敏効孝友天成屢赴棘闈不第遂杜門著書善詞賦
給練晚年未嘗斯須去側且善成父志布澤施恩悉
如給練其爲人氣宇恂恂胸襟脫如所著有小有亭
集三十卷行於世

錢 徽

錢徽字懋垣海鹽人也嘉靖壬辰進士初任行人出
使楚藩正拜坐禮却宴賜金給事禮科初効內閣費
夏再論李溫再司禮奉勅兩廣查餉精明邊方賴安
還論郭翊國及宮僚非人曰我今得死所矣付金買
棺幸免歸杜門著書受徒講學海戍苦於飛輓陳議

當道蠲之倭寇陣亡積屍千餘舍田葬之有屯田鹽
法河套市舶諸議卒後追贈太常少卿

包節

包節字元達號蒙泉華亭藉嘉興人生五歲而孤母
太孺人身教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乙未舉進士以
東昌推官徵入北臺而太孺人則已向衰其按澳還
也將上疏乞侍養太孺人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
思爲國家用耶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南劾中
貴人不法反爲所誣構得罪當死天子憐而活之
謫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平色其所居頽垣敗

屋不蔽風雨而處之甚安獨以太孺人故悲傷哀泣疾作竟終於謫所節爲人慷慨雋爽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作於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於難嘗清戎福建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降禮而貪墨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先聲所被莫不震疊一時稱真御史者必歸焉然亦以是不見容又無財足以自救其卒也棺殮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梁孟淮孟蓋素以意氣相許者也

孫植

孫植字斯立平湖人也璽之子中嘉靖乙未進士選

南比部守備中官潘珍從子怙勢爲奸利植鞫之正
其罪楊起昕獄株連官吏三十餘人弗決植徧取案
牘總計 慈慶等官費八十餘萬半係起昕乾沒謫
戍疏乞終養尋居父喪鬻產治葬服闋補兵部以資
舉改光祿丞歷少卿時分宜柄政植獨守正不阿以
故九年不調光祿費多不經植爲簿正歲省大官數
十萬巨璫耿清至以鐵人稱之擢總河道尋改少司
寇達虜犯京 勅植守崇文門時孫少卿分守外城
以調兵不至夜呼門甚亟植亟言本兵調發應之本
兵楊襄毅也 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先動搖故

力爲調護不激成庚戌之禍植有力焉擢南掌院拜
大司寇訊巨閹王采邢保張進朝獄盡法不少貸亾
何魏國事起下南法司植據法按之謂邦瑞居長宜
嗣魏國溺愛宜罰鄭氏詭封宜追奪讞上輿論翕然
時新鄭再起以閣臣秉銓盛欲修競於徐文貞植爲
文貞門人王給事遂希風旨疏劾奪職植歸凡十七
年日杜門屏處超然聲利之外所著孫氏家規以訓
其子若孫皆鑿鑿名言當道交章薦起再疏乞致仕
卒之日家無餘貲僅足棺殮而已植爲人外和內方
鮮嗜慾平居温温抑抑若不勝衣而臨大利害輒挺

然以身當之卽刀鋸鼎鑊不爲動事定絕口不言而人亦弗之知也大都植之問學篤實踐履不愧屋漏嘗曰惕然自警於幽獨得肆之地而毅然直行於危疑犯難之時小心謹畏於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負荷於衆目昭彰之日蓋其平生所自誓者如此 賜謚簡肅朝論快之子成泰登萬曆丁丑進士歷蘓州大名兩郡守並以清節著轉大名兵備與直指相左而歸踰年而卒卒之後其子貧無以糊口祖遺房數間已轉鬻之他姓矣

錢 萱

錢萱海鹽人父官江西臨江知府嘉靖乙未舉進士
為刑部湖廣司主事以母喪歸居喪盡禮鄉里人謂
錢主事衰經生蟣虱云喪服畢改禮部祠祭司是時
上方崇制作稽古秩祀諸所請覆牘委案積日與其
長貳旁訔廣證去取隆殺或合品宜部嚴費二尚書
數譽其才改陟儀制司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會某
舉子卷違式判不與膺監試御史力膺之榜出而舉
子第舉子夙富又御史鄉里也言官以賄聞主考及
御史舉子咸譴廢而萱以判得免及考覈京朝官吏
部謂必黜萱然後諸所譴廢平也乃署以不謹當黜

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躁謫廣東德慶州同知
至則署長吏任力親州事諭羅傷徭明國威申據地
止剽掠徭舍總咸詣州受招降州民夙被徭害者奉
詔書復業嘗爭地界久之不定萱悉按籍稽戶審
丈清界舊戶亡補以新民令卽承厥田役出粟賑之
擇其有行義者司賑吏不得貪緣爲奸又議民賦實
運米石入銀若干民便焉州適不雨齋戒禱祀立雨
居無何江水漲沒民田廬舍又齋戒禱祀立退民無
禮行犯彝倫者語以古賢哲言進州諸生講經傳試
藝文手自評削於是德慶人咸稱真同知且忘其謫

云爲德慶一年稍遷寧國府通判以勞瘁撓瘴癘遂卒卒時年四十四不能殮時諸大吏及其州郡邑有司咸賻成之而提學陳公者列祀名宦又採其政入州志

陸愈

陸愈字抑之號貞菴平湖人嘉靖乙未第進士出爲江都令爲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疾苦江田消長不常稅額不損馬多領牧於無丁產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一一爲之均賦而節約之民困頓甦水居吐不知蓄泄數苦

旱澇邵伯鎮河塘數厄於衝嚙始教之開渠以待盈縮復爲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乃除歲凶民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人并公餘錢贖以還者幾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秋成償貧者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上之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屯卒爲暴境內一旦單騎徑往擒其魁奏置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憲臣籍平民數百家爲兵與抗執累月竟得免如嫁尼僧瘞旅骸修學校恤孤寡善政尤多旣三載召拜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木及巡視京倉人人稱平中貴人欲有

所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拜廣東道御史未幾復丁
內艱改山西道不三月尋有按蜀之命蜀地遠在萬
里外謂非嚴莫治下車卽鋤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
稜甚峻上自崇藩下至羗酋咸懍懍莫敢縱尤加意
學校孤寡及死獄大修成都郡學荆養濟院於營昌
出成案之不能生者亡慮百十數滿一載將代以盛
暑行炎鄉得疾旋成成都遂不起得壽五十

卜大同

卜大同秀水人嘗夢詣國子有泉湧上出遇故太宰
恭肅周公謂曰泉上出及物象也汝志之覺而感奮

遂自號檻泉以貲入國子嘉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慮囚江之南以平稱歷員外郎拜湖廣按察司僉事督下江防先是議者言自九江入楚蘄黃漢岳會於洞庭江流彌亘千里而遙盜負濤浪行劫甚且攻剽州縣有司莫能制宜立上下江防置憲臣便詔以同往於是時事皆草創而地又當皖汝淮楚之交吏各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詰較之上江防尤難同既按行諶俗去民所疾苦飾封守立里保審形勢定經防乃移文隣壤爲陳一體之義及相成之利因與約關白勿違異按捕勿格失弗

察者與同論令行期年羣盜屏息部使者連上其治
狀稍遷湖廣布政司叅議時征苗久弗克同至慨然
曰兵貴先知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
進是爲知兵否則以兵試者也因著征苗圖記總督
張公得其說意合而同亦堤湖兵會沅水上遂以平
苗由是聲益起會海寇挾倭作難浙所在皆震而閩
爲禍首時論推同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
者則應曰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颶風掣電猝絕之
難恃備在我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吾固而與倭
逐是馳颶擊電鮮克濟矣乃趣駕至海上簡卒伍謹

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
記授吏士言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
爲甚縱弗禁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
導賊入或且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
兼筦利權下者旣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
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同毅然任之旣修飭內治
諸所興革一切與民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
終在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間攻掠城邑
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不能制獨閩得以晏
然同卒後二年乃始告警距生正德己巳卒嘉靖乙

卯年纔四十七

陸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
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
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
煩兵甲客奇其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
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
耗不能役乃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持益
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傷稼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
却其牘乃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上惻然下部覆減

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中擒巨盜伸冤
抑興利除害種種善政至今猶嘖嘖人口庚戌虜闌
入塞尚書趙錦議從三輔民築塞垣持不可錦劾其
撓抑軍興 上置不問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以
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
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
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光祖不應
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知其名語人曰陸
君暉我符卿可得也復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光
祖與時來善嵩憾甚欲以考功法中之南冢宰王用

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崇
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
進甘露請恩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召至邸
切責之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
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上言王擅離國

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妻非語不足聽 上卒從

其議 神宗生裕即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

有頃 賜聖母寶鑑中外翕然謂陸公有卓識若此
癸亥調司封即隨轉文選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
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

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王崇古張瀚等皆掛人齒頰力爭之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瑞爲上官所排力明其志節得授戶曹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而升奉常典屬國朱熈孫御史論其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構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登極言者謂其不宜久廢起佐南岡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光祖與大學士張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在政府引誼規諷甚悉已張承父諱奉旨

不服憂遺書開論已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不納然
未有所傷及論改折事固請輕折張變色曰公爲豪
地耶光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
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

旨論之復罷張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
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乃獨謂江陵府權非弄
權也且擁扈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
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
獄光祖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
爲御史劾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

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因而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光祖心知其寃三疏得減等辛卯夏拜冢宰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止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闖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上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

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
王教等力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之者
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
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當光
祖秉銓也值廷推輔臣有一禮卿夙有內援廷推一
及卽當 欽點此時國本未定自意若用內援之人
貽禍不小三推不之及其人竟忿忿以去故事銓部
陞除先具揭於政府自是一爲釐正而內閣之權漸
輕有一政府爲親知覓一知州缺光祖屹然不頷故
有稱爲社稷臣者有稱爲中興吏部者誠確論也歸

後槩不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覩庭下
西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冥
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
館於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
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
不傍延也翼日果藝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肅
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
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
石仕居率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
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

無不應梁端肅公材喬孫在南都貧甚嘆曰昔人稱
廉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贖于朝與人交披肝
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丕揚向爲御史嘗彈論光祖
者每日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
矣慙懃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
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有論迨壬辰大計推
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毫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
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通籍以來強
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
有夙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

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聞則無不切切以告者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平生憐才任事任嫌任怨凜然有古大臣風節焉

周 崑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少讀書父欲勵之謂曰汝能畢誦吾旌汝以金及卒業詣父復申前言曰大人教兒直以金爲耶父大駭不敢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博綜羣籍所學輒通悟舉進士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蝟集晝夜讀無已時而節其費餽示有度諸所比周納款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吳清妻外有私

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乃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克殘久私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豔婦從喪襯於郵亭崑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者欲興教化振頽風故所興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闡幽節民咸愛而懷之云蹟聞召拜吏科給事中

未幾進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其上書論
兵事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勲戚皆畏避
相戒莫敢犯當是時都御中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
薛侃相繼罹罪且不測下廷鞫崑獨正言申救得從
未減袁都督繼勲臨敵不力戰彈劾之甚厲聞者齟
舌一時以爲天子嚴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
卽士大夫造請踵繼不一見所居卽先世敝廬人有
欲爲廣其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
人生產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于天性不言而質
行所以自爲者深矣御史按吳浙者先後交薦於朝

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

韓弼

韓弼號懷南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初令豐城築堤塘創條鞭法民利之後守南昌值景藩就國請費羨餘民得不擾表二散卒十餘懷異投軍力排羣議却之萍鄉流賊萬數剽掠啣枚以趨賊隨就擒轉督學不能俯仰於時遂掛冠勇退而終無子嗣子子和由遠次中萬曆丙子北直鄉荐歷官道州蘇州俱以清節著

卜大順

卜大順字信夫號籟泉秀水人初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卽嗜學兄弟交相師友博讀經史爲文典麗有思致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初令當塗潔廉尚簡約盡罷諸冗費廩庖舟車夫隸悉裁濶狹均其勞逸而日省閱之賓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斷案無累牘獄無宿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擢刑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法與否類析爲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搖奪尤留意人材詢訊周密楊善隱過務存平恕寡交游謝宴會却問遺卓然樹立不屑逐時有古君子風

焉

沈啟原

沈啟原字道初別號霓川一號存石秀水人謚之子
啟原生而奇偉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猶然持
一編朗誦衆甚奇之庚子督學張公校士得其卷大
爲稱賞丙午舉於鄉年僅二十有一也三上公車不
售愈精研經史於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卽
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會倭亂暴起以軍興
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於平湖奏捷還
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餼廩行糧日

費二百金縣令念閭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啟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啟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逭已啟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啟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啟原倩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圍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迤邐北遯至晚啟

原大犒之。願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其才，已未登進士。其廷對策文詞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爲選首。過啟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母難予，啟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勢。

下銓部時冢宰欲首前一人選司力爭之卒並授南曹而啟原爲屯部郎得報則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非屬屯部第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于是直以相屬啟原抵真州大反前政商賈俱戴其德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關啟原具呈大司空弛其禁瓜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旨有勅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

積逋至三十年啟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職掌而
又上請大司空曰柰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爲奸
豪橐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於是人人知
其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
如其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其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
尋調南儀制司丙寅遷四川叅議所轄爲川南道時
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莫知爲計啟原
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
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諄數千言
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於是鈐束部夷

解散黨與一聽其約束而邊民卧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豁鹽井續增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已已以內艱歸服闋補山東叅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牧馬二事啓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乃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

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
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牧馬之役濟
兗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啓原閱其不均酌
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遷陝
西按察副使治開南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錢
糧不支會巡撫下啓原議乃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
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撫
臺又委勘城垣啓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縣褒城
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啓原力也會撫
按並時出巡啓原勢不能兩迎因觸撫臺怒以他語

中之奏既上啟原翩然登舟無幾微見顏面歸塗泛
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比抵
家奉 旨調用當事以啟原清望久著輒議補而啟
原已無意於世遂絕口不談時事亦不復通謁貴顯
惟誅茅治屋爲偃息計野服葛巾親朋來往如山人
而已年六十有六而卒啟原性澹朴飲食未嘗過豐
被服非紉濯數四不更辭受取子壹稟于義請托輒
遜謝之脫冤抑不白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遺物議不
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與人交無所不
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敗露啟原知之如弗聞也

者弟敬南少而孤敬原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勸周親族濟貧交人人得所欲以去平生珍玩貨寶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今今集悉購無遺或少或缺略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平居不耐酬應或譚經史評法書而閤人持刺以進蓋未敢緘眉爲之攢矣卽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啓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敬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妥中夜推獻務求至當文則疏澁縝密詞足發意所著有詩文

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子自邠登進士官翰林院脩
撰蚤卒

王 愛

王愛字體仁號一山秀水人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
章句然讀書輒解大旨好從方外講導養術後乃從
學因悟吾儒體受二字苞舉玄門尊生之意踐形盡
性皆自愛也於形一有虧于性一有染皆非自愛也
以嘉靖己未成進士乞就教乃得順天府學至則與
諸生日夕講究諸生聞所未聞心開目朗復以身示
之鳴踐繩履墨都人士瞿然頽化鮮衣怒馬游冶少

年之習爲之一洗遷國子監丞擢刑部主事曰高
皇帝律令卽堯舜欽恤心法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
儒士籍相表公庇譁飲禁中逮治比部愛執法不少
貸時表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曰法如是何謝爲袁
公聞而怒曰王郎嶽嶽欲折相君角耶弗願自是有
嘉遁意矣尋以遷葬得請歸遂絕意仕進守其遺業
室不益穰田不拓畔蕭然寒素卽饘粥不給晏如也
至於慷慨赴義奮身不辭上虞徐公學詩以論劾分
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爲子娶婦罄橐中百金以完其
婚他行誼多類此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遇之如坐

春風中然動有儉括寸寸尺尺毫不敢踰越角巾散步踈髯廣額望之者逍遙如神仙中人辛未秋忽病瘳下數日寢劇歿時神色不亂從容詠黃鶴詩而逝

陸光祚

陸光祚字與培平湖人自幼奇穎登嘉靖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中貴戚哂奴隸竄籍者盡汰去虜犯近郊匹馬馳矢石籌畫時伯兄典銓引疾歸起補禮部郎建明皆大體隆慶間三疏請皇太子出閣講讀詔取光祿銀十萬抗疏止之蒐復屯田通錢鈔練土著去冗耗倡節儉五事慮宗祿不支上疏請限服制開

生業嚴法禁謚法卹典過濫奏爲條例肅懷王無後
堂叔越序乞嗣固爭不與南陵王絕周王凱獲遺貲
祚疏請補宗室祿出爲湖廣副使改提學陝西秋試
迫溽暑日夜校文稱得士然以是成疾卒于官

張應治

張應治字體徵號冲泉秀水人嘉靖壬戌成進士初
授行人兩奉勅往典楚鄒府祭葬事三賁穆宗
登極詔典事之外絕無私交雖星輅數往一切餽遺
拒之不受再晉南垣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彈射
要塗者疏凡數十上其最鉅者如請正宮闈除巨

璫二事於時內豎憚其風力莫不斂迹初疏未下時
賓僚有危之者曰言責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
卽獲譴譚笑赴矣時論以此壯之嗣是復屢劾當塗
者俱稱 旨朝例科官三載稱職進京秩時以新鄭
拜相未協人望聯疏論列忤意竟除潯陽守潯陽軍
民雜處初視篆衛軍以乏餉三載脫巾呼噪查 國
初以潯陽安慶均重地各有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
兵暫撤糧協濟相仍三十年當事者重于改革乃議
復初制力陳數四上官難之卒抗言曰天子命臣以
專城之寄今撫安囂悍直阻抑不行當自疏以去就

爭臺院始上其議 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潯地衝
民貧乘傳至者無虛日支應者往往覆產議條鞭行
之民困得甦府治近江巨盜出沒沿江創烽墩分兵
戍之更設法緝捕無一敢窺境者隆慶之季江右大
侵流民相携入境有議驅之者詫曰流離襁負而至
柰何棄之卽令發廩以賑主者以未得請爲言曰賑
饑如救焚必待請則往返間已成枯魚矣有咎獨我
任之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濡流民賴以全活者千
數潯士多貧首捐俸置義田若干以資餽粥月令博
士校稅以間每從中次第之士彬彬興起成名者甚

衆爲人廉明方正率下有體僚屬以至五邑之長靡
不廩廩易慮性喜典籍簿書之暇日賦詩譚稗有欲
媚之者藏金碑記中以獻震怒不旋踵麾斥之人益
憚其威名長吏有稍自黠者輒自投劾去廉正之聲
日起入覲以廉能著最 命大官列宴慰勞備至凡
郡牧七人名第二遂超擢臨清憲副臨清當西北孔
道軒蓋驛騷且迫邊徼赤白囊交馳下車首簡部伍
汰老弱修城築堡爲備于潯陽往者州歲以兵戍邊
率爲長守心知其苦且慮兵力單弱以其衣糧饒裕
諭令自輸其羨官爲補助添募丁壯四時畚休往戍

喁喁呼便而武勇由是益壯遂刊爲定例經畫數月
稍稍就理而疾卒矣當易簣時從容賦詩有去住不
殊君親未報之句無一言及私而卒

馮敏功

馮敏功字元卿平湖人汝弼子嘉靖壬戌成進士爲
禮部郎治世廟大行禮咸率職柄相所親恣橫逮
之叅議江西南豐兵脫巾召其長片言解之遷徐州
副使睢寧決爲之導治水衝下邳解衣囊沙爲士卒
先凡所經畫皆爲成法叅政河南執政議鑿山界河
通海口以示竒度是役國與民兩病持不可繼又議

膠萊高領以通海運移任山東又持不可至蒙

言切責喜功者試爲之費十三萬而無寸土利始信
其言執政猶未釋因乞歸終養撫臣張佳胤以邊才
薦起督漕兼治寶應之越河不愛精力身親畚鍤晝
夜無休息疾大作遂不起卒於官徐淮之人專祠祀
之 天子高其功追贈太僕卿

沈懋孝

沈懋孝號晴峰平湖人自幼明敏絕倫讀書數行俱
下一過目輒不忘爲文洋洋纒纒宿學觀之皆避席
年十九舉嘉靖乙卯鄉試列名第七御史以不獲冠

軍頗爲扼腕親執盃酬之壬戌捷春闈時主試者爲
袁元峰貳場論題人君所尊如天懋孝論中有君子
固曰尊君如天小人亦曰尊君如天等語袁以爲刺
已稍稍不合而懋孝之父適貽書召歸課弟遂不赴
廷試而歸教弟有成立乃以隆慶戊辰入對大廷選
翰林院庶吉士館中無簿書擾益得肆力於古文辭
歷翰林院脩撰典試南畿所雋士最號得人而程式
亦膾炙人口雖以叱懼浮議不無風聞之誤尋陞南
京國子監司業以科傷事謫判兩淮遂拂衣歸懋孝
生平無他好惟篤嗜圖史自金匱石室之書以至名

山大川之藏無不搜羅研究其博洽近代無比故屬
文最富麗典則每有乞其文者輒伸紙疾書不經構
思不加點竄視其紙之長短必竟昏乃已與客談古
今事及品評子史則議論風生抵掌不倦賦性超超
塵外不問家人生產卽百金在前頃刻散盡以故家
日落里居近三十年戶外事絕不與聞朝夕苦吟不
減諸生時所著有長水集行于世

陸萬垓

附子鍵

陸萬垓字無畦平湖人也登隆慶戊辰進士任福寧
兩平倭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權相處冷曹復上書

論封事出守蒼梧兩擒洞獠以不殺爲功招撫叛夷
百萬關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爲陸父尋以滇緬大
訐當宁推才望拔之滇躬冒矢石入不毛之地下隴
川擒岳罕收叛卒聲振西南擢總閩臬首發關白奸
得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歛關焉以功開府
江右一切去煩苛革問遺課農柔躬教化築圩千頃
積穀百萬兩賑大荒全活億兆有奏疏若干卷至忘
寢食竟以盡瘁歿於官 天子卹祭贈官生平爲善
必謙獨知施德不靳人戴衆所附者獨避之衆所畏
者獨嘗之孝友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爲後學山斗

事功學術一時並著云子鍵登萬曆丁未進士司理
江右慷慨任事治行卓然尋擢禮垣朝中方想望幸
采共以大有爲期之候吉踰年而卒人莫不嗟悼焉

馬應圖

馬應圖號廓菴平湖人賦性耿介皦然不與俗伍登
萬曆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尋轉比部欲便迎養改南
儀部陞郎中因見主權旁落有激于中慷慨極言語
侵政府謫大同尉丁艱服闋轉封丘尹惟携一僕蒞
任年餘陞比部請告歸行李蕭然恬不爲意居家非
公事不至公廷有司極爲推重甚至衣食不能自周

親戚族黨有勸其稍爲通融者卽怫然曰寧甘清貧無爲濁富臨沒時幾不能成殮其清操砥行真不愧四知者

陳泰來

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少負節氣年十九中萬曆丁丑進士任順天府教授時政府與建言者相水火上書數千言反覆責以優容政府不懌轉國博五年不司諂且疑爲言官黨置不辯遂引疾歸詩酒自娛足不及公府其爲德于人常不令人知假滿復請告所厚強之出會臺省缺主爵以爲言政府咤曰此可令居

臺省耶少須之寧與銓曹耳竟補儀制主事疏請建儲不報遷膳司員外郎 上以大計故請點考功并侵冢宰冢宰力求去又陳治亂清濁之機抗疏申救語多痛切 上大怒謫饒平尉及辭政府復極言冢宰去留開世理亂宰相之責也政府爲之動色過家踰年疾作遂卒卒時口喃喃憂國事絕不及私人咸惜之

錢夢得

錢夢得號承江桐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授鄱陵令實心任事寬嚴並施諸所興除地方翕然稱便擢山

西道御史直言敢諫條議鑿鑿可行且賦性耿直不
避怨嫌巡歷陝西繼差北直廣西按部嚴明搜奸剔
弊墨吏望風解綬人呼爲真御史甲辰陞大理寺丞
尋轉少卿丁艱服闋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以居
官積勞成病且厭卻囂紛飄然有物外想遂請告不
赴未踰年而卒承祖父遺業而一無所增爲直指時
有司受其知已者循例餽謝儀槩不開封始終清節
朝野共仰

沈 丞

沈丞字華東桐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初任亳州守

丁艱服闋補濮州清介自持誦聲載道陞駕部郎考
軍實汰冗費極爲勵精陞福州郡守改濟南每事安
詳諸所整頓皆可爲地方永賴擢憲副改江西督糧
叅政歷陞按使尋改福建右方伯一味廉慎方嚴到
處刑清訟簡吏畏民懷丙辰入覲會山東饑地方思
其濟南之政特具公揭再欲借寇奉 特旨改山東
左布政蒞任賑窮周乏百方區畫不辭勞苦藩司錢
糧乘孫方伯之病多所蒙蔽侵漁烝悉爲清查任事
未兩月駐吏有因而自縊者東省之民出死入生多
籍其清查之力踰年擢操江都御史方以大有爲期

之未數月而卒人共嗟悼焉烝爲人介然特操取與不苟遇事屹然獨立利害不爲動入籍三十餘年敝廬茅屋尚仍祖父之舊田產不踰中人翩翩濁世之真君子也

陳于王

陳于王字用賓穎亭其別號也嘉善人姿神清貴識度更道上接之覺和易可親每任國家事則方毅有操幹屹然不爲勢利動少攻苦力學屢蹶于臺使者試不遂列弟子員而學益力及舉於鄉卽登萬曆丙戌榜成名進士初授魏縣令卓異聲已隆隆起無何

報憂制服闕補句容甫下車申飭保甲法俾奸宄頓
息凡若徵收節縮必殫思斟酌據道里遠近立爲限
嚴胥史出入防其侵故編戶不疲於催科而吏弊減
至聽訟多以理諭情導俾兩造自釋釋而卧牒不赴
不問也一遇疑案滯獄則愀然祥刑而淑問之期於
捉覆益以予之生路故囹圄多得平反尤且知人能
拔士校讐文秬輒憑素所心解作鑑覺犁然有當於
其心雖童齷寒峻超超玄賞益加激勵此鄉會殿三
榜容人之綸魁者皆出其門下乃自持則甘以澹泊
明志未嘗少涉濃麗常俸外絲粒不屑也令容五越

歲政通人和稱江表循良第一最爲鑑塘朱中丞行
素饒侍御所愛重朱中丞饒侍御則固當代文章節
義名大夫也屢疏劾薦于王欲置諸臺省爲國家肩
弘巨適值神宗怒抑科道官不得行取止陞刑部
主事去容日士民擁道遮留車軹遲數百里于王又
以祖母春秋高九十不忍違色養疏上告改授南兵
部至則靖職營務而戎政修爲大司寇所嘉與次年
遂調南吏部丁艱補禮部以執法著聞尋因資望陞
湖廣叅政管理屯鹽道額有餘鹽若干舊例供主者
私橐于王悉出以佐公費之不足有從史以例者厲

言色拒之無染清慎益著歷陞四川按使緣衙門駐
劄與檄中左卽飄然命駕彼中撫若按素重于王聲
烈咸欲具疏請留而決不能復奪遂投檄歸里第蕭
然甘澹泊如故絕念不出仕矣銓部改推福建亦終
不赴以病卒于王生平忠公仁孝在容時種種惠政
多慳九十祖母心而士民戴之特豎祠以祀丐宗伯
朱蘭嶠文其石以志不朽蓋其甘棠之愛與前令徐
東山並亦晉而並祀其主於名宦云

毛應銓

毛應銓號念軒平湖人也少時動循規矩一切言笑

不妄發人已知其不可犯早喪父事母至孝朝夕承
顏偶見母不快意卽廢寢食務得其歡後已事母如
事父爲諸生時凡館穀所入悉以與兄分毫不忍自
私登萬曆甲午鄉榜足不履公庭口不問家業惟苦
志下帷手不釋卷斤斤砥礪名節求無忝聖賢丁母
艱廬墓三年哀毀骨立屢上公車不第勉就升斗司
教安吉與諸生講學論道不專事口吻率以身先三
年而士習不變主銓者高其行擢之國學尋晉儀部
司廳每事必期不愧屋漏一毫不敢輕借同事者亦
多傾心推重丙辰之春正值報滿具疏懇移贈尊人

而公卒矣鄉邦聞之無不涕下者公孝友天生每爲人所難孝廉二十餘年居官幾十載田不滿頃居無一椽至老猶與兄同居不忍分析其生平他行多類此安吉士子去後思慕不置于沒之年卽舉祀名宦斯亦公論之未嘗泯也銓之銓世廣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湖廣憲副素以清節著公眞可爲善守家法者

沈道原

沈道原號淮槎嘉善人父科任苑馬卿道原依然寒素不作貴介氣苦志積學早有文譽萬曆甲午登鄉

薦乙未成進士授樂安令以病掛冠歸而樂安士民
挽留甚切甲辰司教松江砥礪益力一切費儀悉行
謝絕陸國學尋轉工部主事值工費浩煩諸所不經
悉爲汰去國用籍之稍疏轉兵部職方隨改吏部淡
泊自如門無私謁隨文選員外郎請告歸居官二十
餘年且身躋要路父所遺田房反去其半亦足徵其
清操矣夙有文名而尤長於四六其遺稿膾炙人口
津津不置云

賀燦然

賀燦然號道星平湖人爲諸生時專精博古諸子百

家悉窮微扶輿不沾沾涉獵爲工萬曆甲午鄉薦乙未登進士授行人出使應對周旋合節擢吏部主事屹然自持秉公執法不可干以私歸踰年起驗封司員外赴京未數日會內訌竣事奉旨獨留一二言官義憤于中不避斧鉞上章極諫語侵柄臣辭甚剴切神宗覽奏震怒之甚旋革職爲民與劉元珍龐時雍同日出都一時仰慕直節里居凡地方利弊卽與申明大爲鄉邦倚重未幾而卒惜其未竟所施云

陸典

陸典號仰峰崇德人自幼孝友篤寔不襲浮華慨然

思自拔於流俗時江右李公見羅力扶正學建主盟於武林典方爲諸生遂北面受學日究濂洛關閩之傳直以斯道爲己任萬曆丁酉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江西贛縣知縣尋調豐城所至勞心撫字不炫赫赫之名一以誠心廉節爲主每政暇則與青衿講明性學孜孜不休竟以此觸上官怒改山東定陶知縣繼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恤刑畿輔多所平反有司循故事以路驢相遺典槩却不受陞廣東潮州知府潮故韓昌黎所蒞也典至郡政聲蔚起士民戴之以爲昌黎復生尋轉本省惠潮副使全粵共仰真

儒寔效未幾引疾歸歸數月而卒典動循聖賢矩矱持已接人不失尺寸宦遊二十餘年囊橐無所積田宅無所增其闡明格物歸仁之論多前賢所未發每歌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心地若遮迷之句輒以爲洙泗不遠言法言服法服後生爭咲爲迂而與不之顧也未究其用惜哉

魏廷相

魏廷相號卿雲嘉善人秉性磊落坦衷直率胸次不設城府平生與人交始終一轍初見不作寒溫語久要絕無炎涼態恂恂和厚人樂與友萬曆庚子登賢

書如諸生時處之淡然閉戶靜習絕不問外事甲辰
登第授河南汝陽令之任先問民疾苦地方積弊爲
之肅清處已以約臨民以寬其于吏胥又毫不假顏
色中州之民僉謂龔黃復生丁艱歸百姓如失怙恃
服闋補棗強年餘政績懋著士民翕然愛戴撫按以
卓異報行取入都諸急功名者營求臺省走權門如
市而相處之獨靜不以得失介介秉銓者採公論擢
四川道御史候命時仍凝厚安詳不立崖岸無分
黨人人稱爲中流砥柱丙辰初夏卒于燕邸壽不稱
德未竟其施人共惜之

崔永

崔永海鹽人七歲喪父母韓氏從繼父謫海南後永
徒步至瓊州求母時繼父已沒有司以配屬不許歸
永復號泣請於朝許之舟行遇風永入水負母因感
病卒江西布政司以聞爲之祭葬仍給驛舟歸其母
永往返數四廣海間人以崔孝子稱之

檀郁

檀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有古節婦
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
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色汪氏

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
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葬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
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
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
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
耳旣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暨土程
伊聞之曰吾豎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
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
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
取水往迈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

而味其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
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
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及郁受之免死而已餘分
隣里之貧者邑令柳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
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旣受旌典作家
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正家事施
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勿負朝廷爲始於親終於君
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其曾玄出孝
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襲孝子庶不死
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巋然眉睫間

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何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垂奕奕不斬也吁是可風矣

周玄真

周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父歿獨隨母居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制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一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卽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得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

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卽躍出衆殺
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
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効蛇鬼遂絕玄
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
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
上久而後去及浮河藝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
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修
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書符
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
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卽剪紙

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嘯聲旌重將
壓地毋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
泣初雪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羲如兒戲
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徒宗浩宗
浩欲授八無弊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
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
玄初崇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太
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
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楊
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霓光燁

燁遶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
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
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
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
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弗受竟拂袖東歸朝
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
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
皆被召賜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
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
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

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
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
上悅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
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人多內功兼
好澤物葑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譚笑成之初
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
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
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
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補遺

殷原善

殷原善嘉興人家貧與兄近仁讀書養親孝友無間
洪武初近仁舉孝廉知平遙縣獻所著蒞政戒銘二
十四篇擢廣西叅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
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已出

朱侃

朱侃字志剛海鹽人永樂中由國子生授監察御史
官至通政司左通政嘗巡撫廣西兩督漕運政績茂
著 宜廟屬意柄用未幾卒

常士昌

沂常麟

常士昌海鹽人洪武中以賢良辟爲雷州守冰蘖自
持有古循吏風娶文登隋氏舉三子卒於官隋氏攜
孤歸里中伯子縉生麟成化辛丑進士選兵部職方
司主事轉郎中時虜寇火篩內侵畿甸震恐大司馬
馬公獨倚爲重凡條議奏疏皆出麟手己未叅知河
南時有党雄之亂公次第削平不煩朝廷一旅陞福
建方伯入覲時以不飽逆瑾逮繫錦衣衛獄旋釋晉
陞應天府尹轉禮部右侍郎龍任壽州知州亦有賢
聲

劉侃

劉侃字克剛嘉善人景泰初領鄉薦選知涇州政尚
寬簡朔方歲事征討涇當要衝大將提兵必道涇侃
措置有方雖供億百出民間不擾都御史馬公文升
嘉其績與御史劉廷高交章論薦擢守延平地僻民
淳侃理之綽有餘閑時與寮察賓客游詠廣醜有府
倖恃才凌轍侃置弗較後倖沒撫恤其家時稱長者
侃素廉約言及貪者輒赧顏而去赴官皆齎產以行及
歸囊篋蕭然受徒自給是不久城西號樂開公侃工
楷書詩文亦清麗卒年七十

施 奇

施竒字廷偉嘉善人少好學寒暑不輟登景泰甲戌
進士授工部主事奉使山後諸鎮閱兵砦邊將饋遺
悉却之尋復清匠江西至建德鄉人有官縣幕者以
白金餽竒駭曰是安得此若執汝則賣廉矣亟去鄉
人慙而退成化初擢知太平府丁外艱去服闋改知
萊州府卒竒爲人挺挺有風操尤精吏事楊公繼宗
爲郡守每造其廬蔬食對談盡日廼去

劉泰

劉泰字世亨海鹽人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于
物讀書窮日夜不怠詩文尤清絕釋褐簡爲庶吉士

拜御史嘗案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內閣
江淵遂移其官天順初復與楊瑄極論石亨擅權下
詔獄幾不免易簣詩有云清白肯爲兒女計疎狂曾
爲國家憂擲筆而逝

許盛

許盛字昌世平湖人由天順八年進士歷陞雲南副
使剛直廉介所至有冰蘖聲致政歸囊橐蕭然恒產
無增于舊卽世未幾子孫有不能自存者人皆稱爲
清白吏今列鄉賢祠

沈 棼

沈啓字元節平湖人天順八年由進士授工部主事
與侍郎同監龍江商稅力祛時弊有廉能聲知廣東
潮州府嚴通番之禁公私鹽之稅未幾居喪服除調
延平所至不畏強禦歷延平臨江皆有清譽莊定山
謂十年清沈美南京今日臨江沈更清蓋確論也尋
陞貴州叅政糧運軍餉裁制有法乃上疏乞養啓旣
貴起居服食一如寒素孝友天成居喪歲月雖久哀
悲如一爲詩文冲澹純雅有熙貞集藏于家

梅江

梅江宣城梅聖俞之後從宋南渡居嘉興江年十四

補郡岸成化己丑進士始授廬江令興利剔蠹政聲
籍甚士民尸祝之擢南道御史時儲位未定言者難
之江首疏力請上嘉納賜織金豸服已奉命清戎兩
廣寬恤部伍招撫流移遷四川僉事決疑獄凡數十
事蜀人以梅鏡稱之

任泰

任泰字亨伯嘉善人苦學勵行常大書敬字於壁中
夜起坐對期不愧屋漏成化乙未第進士授上饒令
有名士婁諒屈體事之爲政知大體增置學舍親爲
講授立法清田以杜爭訟旱則教民盡力陂塘使得

灌漑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載召入卒於京

陸遠

陸遠字德毅秀水人成化乙未進士知海州清修鯁介聽斷明允一日行部有旋風三匝馬首遠疑有寃令吏卒邏察之有一人死樹下折擔尺許貫其喉乃土人房勒殺買牛商移尸于此密擒之一訊而服又過大伊鎮有小犢鳴號於前使人隨犢所之盜牛者方殺犢母捕之於是訟清盜息州稱神明擢廣東按察僉事兄廣撫州知府

馮俊附孫伯禎伯禮

馮俊字世英平湖人舉成化癸卯順天鄉試教諭垣曲邑僻萬山中人鮮知學俊集諸生號舍字習句解指授經義日程旬校夜分檠省捐俸飲食其貧者更率以躬行諸生激勵文皓趙載輩始以科甲功名著移教館陶已令遂平皓憲副河南執師生凜凜遇流賊難與許忠節遠相約死封疆率民兵力禦賊平敘用乞歸絕跡公庭人罕見其面垣曲以有開創人文功特祠之又祀學宮館陶遂平平湖皆祀焉子汝彌孫敏功敏效別傳曾孫伯禎母病割股伯禮遵父遺

命却淮賻四百金嘗爲友完婚兩人皆能文蚤世卒
不究其用者

鄭履淳

鄭履淳字叔初端簡公曉子海鹽人嘉靖壬戌進士
授刑部主事轉尚寶司丞隆慶中上疏指乘輿刺城
社廷杖繫獄釋爲民萬曆改元起原官遷光祿少卿
卒

項篤壽

項篤壽字子長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改南歷考功郎中主京察周給事姚御史以敢言忤

柄臣屬意下考篤壽堅持不爲動已掌職方正延緩入衛限宣大市額寢虜乞茶請赦妖黨考軍政議驛傳及薊遼邊功持論甚正而多與當事忤出爲廣東叅議不赴任篤壽爲鄭端簡壻受其學博綜通達不究其用而卒

鄒國儒

鄒國儒字醇甫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吏部進郎中給假送母終養丁憂服闋不赴部爲人愿恪折節下人不談人短亦不作賄葦態其於仕進澹如也自諸生傳教邑中師道

嶽嶽歸田弟子日進讀書譚道外無餘事有鄒夫子之稱

沈思孝

沈思孝字純甫嘉興人嘉靖戊辰進士初令番禺制臺恃軍功威望又有內援橫斂民不堪命思孝輒抗裁之相左苛伺縣爲難思孝益自刻厲秋毫無滌制臺移鎮端州避焉徵入選台省制臺譖入授刑部主事會首輔張居正父喪徵旨奪情疏列其非廷杖八十戍神電戊凡七年居正死召起故官歷尚寶丞光祿少卿順天府尹時營壽宮大峪少卿李植江東

之羊可立疏非吉壤闔朝諸司皆疏保其吉思考曰
臣不習形家吉凶皆非所知竟不以保山陵忤時借
鄉闈冒籍事調南太僕卿未幾海忠介瑞爲御史房
震所叅思孝極言梟鳳殊音有 詔切責乞歸起南
太常卿右僉都御史撫陝西奏減戕運時劉嘯變作
戎師屢挫以捷聞思孝曰安忍欺君不與報疏調河
南乞歸再起大理卿晉工侍以右都御史兵侍理戎
政奏覈行伍奏東封欺誤奏冠 皇長子而以察典
正言與銓部忤左祖太宰者指摘焉思孝請休疏凡
二十上得許馳驛歸不復出杜門却掃卽撫按造謁

送不及闕以典籍自娛凡十六年而卒所著詩文若干卷

黃洪憲

開承玄

黃洪憲字懋忠嘉興人舉隆慶丁卯浙省第一辛未禮部試第二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年考陞侍讀尋陞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間歲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予告歸卒如例賜祭葬憲十五業大就學使畢松坡公大異之拔第一曰是必以經術冠天下士者時嘉靖李文運衰靡慨然有起衰濟溺之志會隆慶新元詔釐文體遂冠賢書丁丑春闈江

陵欲令充同考憲故其所取士也以兄侍御與試辭
江陵頗恚會憂歸乃解使朝鮮願視其國介倭虜間
武備弛策其將及乃備咨國都山川形勢成輶軒錄
後十年果有釜山之警癸未同校禮闈乙酉以京朝
官典闈試戊子典順天試所拔多名士改程擬程上
參弘正充經筵講官進講疊疊文王章首舉視朝御
講而於本支嫡庶之說開譬尤詳上爲動容會江陵
歿時諾言者坐以逆詔籍其家憲謂江陵誠驚抑數
年輔幼主功不可泯沒且於四書規鄒浩書反覆包
荒馮河之古與時論忤而於時解首爲太倉公子衡

言者以爲又導捕試牘不中程者七人詔覆試無狀
訕言者遂不自安引疾決歸歸十餘年顏其堂曰碩
寬以志不通長安書不爲人關說不治家人業獨撰
著甚富凡十種行於世憲尤憐才多鑒識一經許可
百計培植師友子姓無不蓄以成名論者謂不減任
彥升之儔子二承玄承昊俱進士承玄字履常萬曆
丙戌榜以水部郎使張秋再徙徐淮又晉山東行省
濟上皆治河胼胝薰肝人頗不堪繇叅知擢廉憲尋
以中州右轄陝右轄晉南大京兆南於玄宦游最近
對績尤著先是官京兆者傳舍視之謂循資養重便

可且暮九列玄獨新解字剔胥吏創謁陵所飭郡學
舍有筮仕長吏飽鮮醉釀囊帛置金笑與秩終不能
幾萬分一者會私錢踊起官爲設法鉤取而酌鑄公
錢行之市不譁而泉貨流乙卯科試集生儒於棘闈
試而簡邑令之才者差次而手自決之人服其公秋
當提調獨數百金以佐公需之不給下至一燭一果
靡不精好諸士稱闈中未有而役不擾民至今頗仍
之居無何膺撫閩之命士若民攀轅惜去幾滿江干
轍未入閩而生祠歸然矣官跡所到大都不繳繳市
濂而身無一涖不祭察矜斷而衷無蒙翳本貴公子

少年美官，其中常有以自下至若酬應間大者批
導細者綜筴急者當機寬者耐劇米鹽竹木都自了
了而一併之於急公撫閩時墨綬菱舍勵將士備禦
維謹致東河之捷以歸歸甫服闋以少司空推而忽
捐館舍年才五十七耳識者惜之然玄業則利濟性
則恬曠爲世用不爲世困庶蘇文忠所云活七十年
是百四十者邪訃聞賜祭葬廕子

馮夢禎

馮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會試第一爲文一
洗時筌獨追作者文運爲之一變選庶吉士謝病補

編修癸未會試房考所得多名士夢禎落落世外少
仕態中京察脫然有遺世想多與野衲窶人嘯傲湖
山久之起廣德州判歷南行人司副南尚寶丞南司
業右諭德掌南院南祭酒教勅諸生甚嚴而有恩義
會部郎市撻成均生夢禎疏論罰之諸曹仄目他郎
撫誣夢禎而夢禎在南翰嘗作鄉錄擬程膾炙人口
真程奪氣多爲地遂予休沐成均生生祠之歸則益
與野衲窶人嘻嘻爲從游指點舉業忘倦矣不及召
用而卒所著快雪堂集若干卷

朱廷益字汝虞嘉善人六合教諭建侯之子登萬曆
丁丑進士初令漳浦冰蘖自持剖事如流歲比不登
捐俸賑民戶垣列爲矯激降判連州未及任轉令嘉
定又遇飢饉力爲賑恤全活數萬境內高仰多植木
棉鮮禾稻艱於漕糧具呈改折疏聞著爲令尋擢南
禮曹隨改天曹右宰海瑞服公勁節每事必就正焉
己丑督學江西號稱得人晉光祿少卿尋改大理丞
癸巳丁外艱歸哀毀骨立服闋補通政司叅議咨訪
故實勒成司志目擊礦稅橫行具疏極陳利害不報
庚子秋以積勞成疾卒於官囊中僅俸資數緡寮友

鹹金歛之生平以名節爲重以程朱爲宗居官二十
年僅有祖遺田百畝借棲別室性好賢引薦不遺餘
力不令人知著有清白堂稿

胡士奇

胡士奇字重之平湖人舉萬曆丙子鄉試家貧甚僦
舍一楹絕口居間書壁自誓終身不食其言而春風
藹然署進賢教諭擢國子博士兵部司務賢聲藉甚
會 上有所怒職方郎以首輔子故移謫司務出爲
仙游訓導攜一蒼頭抵任居歲餘卒遺囊僅圖書數

卷

戈用表

戈用表號晴寰平湖人中萬曆癸酉鄉試己丑成進士以後場高古博洽大爲本房李廷機所稱賞授涑水令邑素衝疲正值稅監四出又水旱爲災用表悉心撫字復里甲省徭役疏通鹽商訊什無辜誦聲籍籍載道時採石開礦之令急如星火慨然爲民請命奄寺加以弗堪毅然不少假借卽上官怒形于辭色亦不顧在任八年量移南比部王政公論大爲不平轉正郎白雲念切卽請告歸未踰年丁艱服闋之後廷推者再而卒不赴里居惟閉戶習靜力求解脫俗

障絕不與聞外事著有晴寰文集行于世邑中前輩則有馬湖守俞公南金同時則有廣東憲副馬公千乘居官能自砥礪于鄉邦均稱醇德云

包鴻逵

附陳萬言

包鴻逵字儀甫秀水人學憲檉芳孫泗守世杰子舉萬曆己酉順天鄉試第一登庚戌進士第授湘潭令時湘積敝選人多避焉鴻逵至則歲饑節省冗費悉力賑濟稍有羨卽以代民正賦條議官冗馬政貼差爲邑永賴而置運艘置倉率用羨金毫不涉民每以真實廉慈爲民民有心悅勤成邑志推擇台省暫擬

兵部以待不及考選而卒鴻達事親婉曲得其意理學經濟詩文內典無所不究以是困斃始世杰婿陳萬言與鴻達共學萬言志在詞林鴻達欲爲令澤民後兩人皆領解登甲有文名萬言選庶吉士將授檢討而卒人皆惜之

馬德澧

馬德澧號澹真平湖人中萬曆甲午鄉試丁未成進士具疏改教選寧國府授士子懷贄以見者面發赤身若無所容貧士時捐俸賙之月爲再會飲饌必精腆隨刻其文之佳者以示獎掖士莫不願就其型冶

為二年轉國博歷刑部主事員外郎中時張差事起
議論籍籍 神祖特御慈寧宮宣召羣臣面諭御史
劉光復以陞呼犯 上震怒詔下獄發刑部究擬德
澧據律以請 上謂曲庇光復命降級調外羈畱京
邸者四年屢推不補歸卒于途今 上登極恤贈太
常少卿德澧入籍後思矯矯自見一切餽遺槩多峻
詎而性又好施予卒之日囊橐索然幾無以為歛云